

记方老师

孙红兵

那是1980年代末的初秋，我刚升初中。第一节数学课，走进来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他身材单薄，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脸上带着未脱的青涩，眼里却亮着青春的光。“我姓方，安师院数学系本科毕业。”他站在讲台上，用略带本地乡音的普通话说说着，声音不算洪亮，却让底下瞬间安静下来——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本科是比中专、大专更厉害的学历，而方老师，是我们这所拥有十个班级、十几位民办老师的乡村中学，迎来的第一位大学生老师。

方老师的到来，给沉寂的校园注入了一汪活水。以前课程表上的体育、音乐、美术，从来都是自习课——学校里没人会教。方老师来了以后，这些课都活了，他带着我们跑操、打篮球，教我们识谱、唱当时流行的歌，甚至用粉笔画画、教我们分辨牡丹和月季。而在所有课程里，最让我们着迷的，还是他的数学课。

讲到圆周率时，他怕我们记不住枯燥的数字，先给我们讲了个小故事：“山上有个老和尚，天天喝酒享乐，小和尚却要挑水、扫地、伺候师

父，心里不服气，就写下自己的遭遇——‘山崩一寺一壶酒(3.14159)，尔乐苦煞吾(26535)，把酒吃(897)，洒杀尔(932)，杀不死(384)，乐乐尔(626)’。”全班人笑得前仰后合，笑着笑着，31415926535897932384626 这串数字，就像刻在了脑子里，至今没忘。

他也有严厉的时候。一次数学测试后，他拿着竹板戒尺，叫我们挨个上台领试卷。该表扬的，他会把试卷递到手里，轻声说“这次进步很大”；该批评的，戒尺“啪、啪”落在手心，声音清脆，听得座位上的人都攥紧了衣角。轮到我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先笑着说这次考得不错，随即指着一道打红叉的题：“这道不该错，明显是粗心，得让你长长记性。”我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地伸出手心，闭上眼睛，等着戒尺落下。可预想中的疼痛没传来，只听见“啪”一声轻响——睁眼一看，方老师正笑眯眯地看着我：“紧张什么？我就是要你记住，以后别再粗心。”学生时代我也挨过不少批评，唯独这次“假打”，记了一辈子。

开学不久的运动会，更让我难忘。全校学生同场竞技，看着比我们高一大截的师兄学姐，我们班几个人敢报名。方老师在班上动员：“不用非要拿名次，重在参与，战胜自己就是赢。”我脑子一热，报了从没过跑过的一千米。

发令枪响后，我没跑几步就被甩在了后面。赛道是从学校到前面街道的砂石公路，要跑个来回，路边全是农田。到折返点时，我已经两眼发昏，喉咙像着了火，腿沉得像灌了铅。看着前面的人越跑越远，我慢慢放慢脚步，心里只剩一个念头：放弃吧！

就在这时，监督的方老师突然冲我大喊：“别放弃！坚持就是胜利，你一定能跑回终点！”他的声音穿透嘈杂的人群，我抬头看见他眼里的期待，忽然就来了劲。深吸一口气，咬紧牙，我迈开腿往前冲，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往前跑。

冲过终点的那一刻，我腿一软，直接仰躺在地上。方老师快步走过来，蹲下身拍着我的肩，语重心长地说：“人生就像长跑，遇到困难时，咬牙挺过极限，战胜自己，才能跑得更远，我相信

你。”那天的阳光很暖，他的话像一股热流，淌进了我心里。后来人生中遇到难关——考试失利、工作受挫时，我总会想起那次一千米，想起他的话，然后重新振作起来。

方老师还教我们唱过很多歌。有“怒发冲冠凭栏处”的激昂，有“细雨蒙蒙满江面”的柔美，也有“十五的月亮”“在那遥远的小山村”的温情。那些旋律，我记了一辈子。开心时会哼，难过时会唱，音符像一片片花瓣，点缀着我走过的岁月，也斑斓了渐渐远去的青春。

方老师教我们数学，提升的不只是成绩，还有逻辑思维；他带我们运动，锻炼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坚韧的品格；他教我们艺术，滋养的不只是情操，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就连生活里的小事——运动前要热身、看书久了要做眼保健操、用文字记录日常，也是他一点点教给我们的。

我只和方老师相处了一学年，可他留下的记忆，却足够我回味一生。他曾带给我的那束光，早已暖了我半生，还会继续暖下去。

当年，我们是初中毕业考入师范的，从高校毕业分配来的李叶茂老师，成了我们普师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开学那天，我乘校车到校，在女生寝室整理床铺时，一位穿白衬衫的年轻男子叫住我，让我暂管女生寝室事务，还告知我有需求可去红楼北二楼201室找他。我以为他是行政人员，连忙应下。直到期中考试后，我抱着全班考后心得去班主任办公室，才敢问他开学那天为何能一眼认出我。他笑着说：“我真看过每个同学的档案。”从此“认真”二字深深烙在我心底。

第二天进教室，李老师已站在讲台前。等到五十张青涩的脸全部抬起，他即介绍自己，坦言能做我们班主任很荣幸。他说未来三年朝夕相处，欢迎大家指出他的不足，他也会直言我们的问题，希望共同打造优秀班级。讲解校规时，他穿插求学趣事；谈课堂要求时，分享少年困惑，这些话消融了师生距离，这位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班主任，成了我们普师班亲近的孩儿王。

当时的师范班级分三种：民师班是各县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录取入校，毕业转公办；进修班是在职教师深造；我们普师班是初三通过中考录取入校，学制三年。离家住校的我们备受关爱，每周班会，李老师总强调我们要吃好睡好，身心健康最重要。四十年过去了，这些话仍像清风，时常拂过我的心田。

三年里，李老师脸上总挂着温和的笑容，眼中满是睿智光芒。即便是洗得发白的衬衫穿在身上，也掩不住那一身书卷气。他的语文课是我们最期待的，讲文言文，笺注疏解、考据训诂有独到见解；解读名著，典故出处、人物脉络信手拈来；探讨时政，以史为鉴解我们困惑；谈教育学，把各派理论讲得通俗易懂。如今才明了，他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是让知识易学易懂；给予我们最好的陪伴是活成朋友模样。

他常说“习惯成性格，性格定命运”，教育我们时严中带爱。当时班级实行班干部轮岗制，每位同学都有机会组织班会、检查自习，履职时有人帮扶学习，有人为校刊《谷芽》组稿，有人陪早恋同学谈心，有人帮家境困难同学解困。他不指手画脚，只静静观察，在我们遇惑时，才点拨道：“做老师，首先要学会看见别人的难处。”渐渐地，“踏实、干净、有序、自律”成了我们班的特质。他还常带我们走出教室，登山观察草木，踏青探讨自然，河边倾听心事，骑车去县城时告诉我们“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强调“身教永远重于言教”。

三年转瞬即逝，毕业那天，黑板写着“毕业快乐，前程似锦”，我们围着老师们合影，老师们眼中满是欣慰与不舍。合影后，李老师在教室门口与每位同学握手道别。轮到我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责任心强、学习刻苦、心地善良，将来一定能成为优秀的人民教师。无论分配到哪所学校，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理想。”我泪水夺眶而出，千言万语化作深深一躬。

三年里，李老师在五十位学生心中都种下了种子：爱学习，爱教育，爱身边的人，也爱脚下的土地。四十年过去，这些种子在各自教育岗位上长成参天大树，结出硕果。

前些日子，老同学发来师范校史照片，上面竟有我当年参加全国中学生作文大奖赛的获奖作文，文末还有作者简介：“在校期间勤于思考，爱好文学，笔耕不辍……”看着这些文字，我泪流满面。那些我早已淡忘的小成绩，被他妥帖收藏在校史里。

如今写下这些，不只为回忆，更为铭记：师范三年是我人生中最短的旅程，而李老师的恩情，是我走了四十年，仍觉温暖的光。

我的班主任

汪静群

野孩子

高安侠

太阳挂在半空一动不动，下课的铃声怎么还不响？小玲已经扭过头和我对了幾次眼神，我会意，手悄悄伸向桌屉深处，刚缝好的新沙包在静静等我们。那是妈妈缝的新沙包，里面装的是小米，一会儿打沙包时肯定又稳又轻，打在身上一点也不疼，不像装蚕豆的那种，打在脸上、手上，疼得钻心。

“啪”，韩老师的教鞭落在我脑袋上，“注意听讲。”他那只白黑少的大眼睛瞪着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简直是野孩子。”

他那标准的普通话即便训斥学生也很好听，我们的普通话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不过他骂我们野孩子，那是他北京人的理解，意思是粗野，不听话。实际上，我们这里凡是学龄前儿童，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野孩子。”意思却和知青们理解的不一樣。这些所谓的野孩子，都没上过幼儿园，因为压根就没有幼儿园。平时父母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开会、扫盲学习，野孩子们自己组织成一个群体，由大一点的孩子领着，赛跑、打沙包、丢手绢、跳皮筋、滑冰车、藏猫猫，甚至爬墙上房，无所不为。

不愧是北京人，韩老师一举一动都很文雅，很有教养，自然很是看不惯我们这些野孩子。尤其是一下课，一窝蜂似的抢着往教室外面跑，课间十分钟也争分夺秒地玩，个个满头冒汗，浑身是土，简直没有一点学生样儿。他常常无奈地看着我们，连连摇头，啧啧不断：“我们北京的孩子在这么大连龄都去少年宫了，学画画、学唱歌、学舞蹈，可你们这帮野孩子，啧啧……”他非常不理解，怎么会有这样一群精力过剩的孩子，整天就知道傻玩傻吃，一点也不知道学习。

他酷爱画画，每到闲暇时刻，便搬个小板凳，面对祁连山作画，画一望无际的塔拉草原，画云彩一样翻卷奔跑的马群，画飞过蓝天的大雁，他还画古代仕女，什么《貂蝉拜月》《昭君出塞》，他的画笔下，古装女子个个美丽文弱，仿佛一口气就能吹倒，在他的办公室里，四壁墙上挂满了这样的画作。可是，他的作品里从来没有我们——他的学生，草原的孩子，大概嫌弃我们太野，没有一点斯文气。

下课铃声终于响起来，我们顿时兴奋起来，课堂里就像沸腾着一锅开水，只等老师一声“下课”，我们便像离弦之箭奔向操场，可是，韩老师仿佛有意作对，一双严厉的大眼睛瞪着我们，“我再强调一遍，抄写今天的课文内容，一个生字再写十遍，明天一上课检查作业，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几乎是排山倒海的呼啸，我刚才忙着拿沙包，没听真切，但是也跟着瞎喊叫。

妈妈精心缝制的沙包果然好用，不重不轻，甩出去稳稳地夹起那只沙包，奋力一甩，沙包便轻盈地飞起来了，飞得比房子还高，比白杨树还高，比燕子还高，简直要飞进蓝蓝的天空，飞上白云去了，最后，它从天上游历了一圈后，稳稳地落在了教室的房顶上。

这是韩老师的杀手锏，每当他看到学生贪耍，便把我们的玩具扔向房顶，以示惩戒。房顶上陈列着大大小小的沙包、毽子、弹弓以及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玩意儿。

他一言不发，转身走了，刚才的欢乐就像被一刀砍断，戛然而止。大家站在那里面面相觑，我仰头望着房顶，绝望地想：“完了！”

大家陆陆续续回家，偌大的操场空空荡荡，只有小玲一直陪着我，我们对视一眼，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于是，跳上墙头，攀上房檐，当我们爬到铺满瓦片的房顶，眼前简直是阿里巴巴的藏宝洞，满眼都是宝贝，我打算都捡回去，小玲阻止了我，说万一有人告给老师，那更是“吃不了兜着走”，这是韩老师常说的一句北京俗话，专门用来吓唬我们，意思是告家长。我想了一想，告家长实在是个大乱子，挨揍是肯定的，至于鸡毛掸子还是笤帚疙瘩都是轻的，弄不好还会饿饭，一天不给吃饭实在不好受。

于是，我们只拿了自己的沙包、毽子，就悄悄下了房顶。后来，韩老师多次把我的玩具扔上了房顶，可是没关系，我已经会飞檐走壁了。



大山深处 李昊天 摄

安庆新生后的第一个教师节

陈向东

尊师重教历来是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在民国政府时期也是如此，民间发起的“双六节”即是明证。双六节由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教授邵爽秋、程其保等200余名教育工作者联合发起，确定自1931年始，将每年的6月6日设立为教师节，旨在改善教师微薄薪资、职业保障缺失等问题。选择该日期因正值学年交替，便于教师争取权益。

尽管未获官方承认，但全国多地教师自发隆重集会，社会影响面大，反应强烈，海外马来西亚华侨教师也参与纪念。陶行知曾创作《教师节歌》反映教师生存困境：“年年六月六，先生进地狱。”

国民政府因担忧学运而长期冷遇该节日，认为其过于强调职

业诉求而缺乏国家意识。反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多年多地多次举行盛大活动，唤醒民众，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把温暖送到广大知识分子心坎上。1949年，广大地区刚刚解放，硝烟未去，6月6日教师节却如期举行，上海解放后首个教师节（1949年6月6日）就出现陈毅市长提前到场的感人场景。

作为原安徽首府的安庆也不例外。1949年6月6日，距离安庆解放不足50日，城市百废待兴，社会政治秩序尚在恢复中，六六教师节仍如期举行。上午九时，安庆市大中小学教师们共500余人，在东南中学大礼堂隆重举行集会，欢庆安庆获得新生、回到人民怀抱后的第一个教师节。

大会首先由会议主席郑启愚（国立安大外语系主任）发言，他重点报告阐述了六六教师节的由来及重要意义，再由传奇抗战英雄、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安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王维纲讲话。王主任说，过去知识分子为革命尽了不力量，今后更应肩负起为人民服务的使命。他同时指出，每个知识分子，每个教师，必须加强学习革命理论和学习新的文化及生产知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教育之影响。最后，教师代表安庆女子中学陈乐濯老师登台演讲，陈老师表示，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庆祝六六教师节，团结起来，积极工作，与解放区各地教师竞赛。

下午，市教育局分别在市关岳庙小学、实验小学、安庆女中举行教师代表座谈会，征求教师们对改造旧教育的意见。晚上，市教育局举行了文艺会演，各校共献演了20多个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师生们载歌载舞，放声歌唱，庆祝这真正属于人民教师的节日。

此后，出于“教师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考虑，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在1951年由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发表书面谈话，废除六六教师节，改用“五一”劳动节作为教师的节日。至此，单独为教师设立的节日不再存在。改革开放后，1985年，中国政府最终确立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遇见更好的自己

汪涛

当班主任，辛苦且幸福着。初见慧，文静内向，面目清秀。慧是个苦命的孩子，父母离异，随母亲生活。前年十月，她被诊断出霍奇金淋巴瘤，每半年就要到省立儿童医院做一次肿瘤筛查。父亲前几年还断断续续打点生活费，这两年几乎入不敷发了。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在小学门口做早点，拉扯姐弟俩上学，实在不易。也许是家境贫苦的缘故，也许是缺乏父爱的呵护，她自卑敏感，不苟言笑，在第一次上台做自我介绍时，不敢正视同学，双手绞着衣角，嗫嚅着嘴

巴，不知所云。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有隐情的孩子，故安排她为第一批家访对象。课余时间，我找她谈心，故意让她回答问题，任命她担任语文小组长。她喜欢写文章，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娓娓道来的叙事抒情，起承转合总是那么水到渠成。所以我经常在作文课上读她的文章，渐渐地她的脸上有了笑容，也有三五好友陪着她进出教室。去年期末考试期间，她请假去合肥复查，待她回家，我便和家委会的家长、班干部去她家看望，主动陪她聊天，讲班级的趣事，补习落下的课程，探讨试卷

上的题目。爱的火焰慢慢融化她心头的坚冰，爱的阳光也住进了她的心房。老师和同学们的爱最终让她相信这个世界不仅有冰天雪地，也有春暖花开。

我是班主任，同时也是一名语文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我会注重立德树人的育人宗旨，注重课堂上思政的有机融合。如在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里，我们读出了母爱的坚韧与伟大无私，以及作者坚强不屈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与决心；在杨利伟的《太空一日》中，让孩子们学会去热爱科学、探索自然和敬畏航天英雄，

